DS
735
A2Y86
1771a
v. 24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隋文以篡弒得國不再傳而失之適足比諸嬴呂驅除非眞能應運順時者也麟角奇徵殆躡伐狨故智史家摭以傳信陋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七

隋 起文帝開皇元年辛丑。至恭帝侗皇泰二年己卯。凡四帝三世。共三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

姓楊氏。名堅。小名那羅延。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震九世孫元壽。爲後魏武川鎭司馬。因家焉。父忠。元壽之元孫。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國公。前事具。母呂氏。生帝于馮翊般若寺。有尼來自河東。將帝舍于別館。躬自撫養。母嘗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遍體鱗起。大駭。墜帝于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周天和中。襲爵隨公。及靜帝立。以太后父秉政。自進爲王。遂移周祚。滅梁并陳。而一天下。

己酉 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陳自高祖至後主亡。凡五主。合三十三年。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
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
者皆醉。遂克之。采石戍主驪啓告變。乃內外戒嚴。以蕭
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施文慶爲大監軍。遣樊猛
帥舟師入白下。即白石城。注見前。已而聞若弼援京口以敕書
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于是
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
據鍾山。即蔣山。注見前。晉王廣使總管杜彥。雲中人。與韓擒虎合
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餘十
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蕭摩
訶以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請出兵掩襲。不許。任忠自

吳興人援言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勿與交戰請給精兵一萬徑掩六合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陳主又不能從明日歘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奏曰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使魯廣達陳于白土岡（在上元縣東即鍾山南麓）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諸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勒陳以待蕭摩訶初無戰意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弼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令出募人更戰會韓擒虎

自新林進軍。至石子岡。在江寧縣南。亦曰長陵。忠遂迎降。引擒虎軍趣宮城。自南掖門入。陳文武百司皆散走。唯僕射袁憲在殿中。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于井。即景陽井。在故臺城內。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既而軍人窺井。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敬焉。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在上元縣東北。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遂就擒。入隋後未幾得疾不療而卒。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恥功在擒

豫讓衆人國士之言已爲後世易節靦顏者所藉口善心既傷宗國淪亡汲汲改服受爵何爲者

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越二日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沈客卿及陽惠朗徐哲暨慧景五人皆爲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熲與記室裴矩（字弘大聞喜人）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聞者賢之廣以賀若弼違令先期收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別詔褒美之（廣至建康也高熲先入廣使人馳告之命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吾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

以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爲散騎常侍

先是陳使許善心入聘帝留之遂伐陳至是帝使以陳亡告善心善心衰服號哭于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

曰。敕書唁焉。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改服垂泣。再拜受詔。又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惟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陳水軍都督周羅睺降。

初。羅睺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相持逾月。陳南康內史呂忠肅據巫峽。鑿巖綴鐵鏁。橫截上流。以遏隋船。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既而隋師屢捷。忠肅棄柵而遁。復據荆門之延洲。素大破之。于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

閭師黨正之法本與封建井田相表裏秦漢以後代異古法之大者尚不可行況欲規倣其末跡乎鄉官判事與州郡中正一轍其爲弊豈非獨剖斷不平而已仕宦迴避本籍亦勢不得不然初非古今人不相及也

然後詣俊降。上江皆平。王世積闡熈人。在蘄口。蘄水入江之口。在蘄州西。移書告諭。江州豫章諸郡皆降。是月。將軍宇文述拔吳州。擒刺史蕭瓛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皆送長安。斬之。宇文述。字伯通。盛之子。

二月。置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治民。爲害最甚。上竟用威議。乃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里長之名始此。

陳湘州刺史陳叔愼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起兵長沙。敗死。

楊素之下荊門也。遣別將龐暉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愼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

酣歎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興侯正理陳宗室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靑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于龐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梁置隋改朗州今湖南常德府是刺史鄔居業鄔氏晉鄔大夫之後以邑爲氏皆舉兵助之隋刺史薛冑字紹元汾陰人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理樊通拒戰兵敗冑乘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陳馮魂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詔遣柱國韋洸（字世穆。夐之子。）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璒。嶺南皆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冊洗氏爲宋康郡（宋置。故城在今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夫人。衡州司馬任瓌（字瑋。忠之弟子。）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于是陳國皆平。

（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夷建康城邑宮室。更以石頭城置蔣州。）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于前使納言宣詔勞之內史令宣詔責以羣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帝給賜叔寶甚厚叔寶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既而以陳氏子弟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進楊素爵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于是進擒虎上柱國有司劾擒虎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封爵高熲爵齊公從容命熲與弼論平陳事熲曰弼若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

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顯晃等短高熲。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

投陳孔範等于邊裔。

先是晉王廣戮陳五佞。施文慶等。未知孔範。王瑳。王儀。俱琅邪人。沈瓘。武康人。之罪。故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

以陳江總袁憲等爲開府儀同三司。

以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爲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帝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狥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于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

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于此矣。至是。召爲上儀同三司。任蠻奴。忠小字。弘演納肝。衛懿公爲狄所殺。盡食其肉。而舍其肝。弘演使還。自出其肝。而納公之肝焉。韋鼎。字超盛。叡之孫。

詔除毀兵仗。

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秋。七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八月。以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初名惠。帝族子。後改封觀王。爲司空。綱目作以王雄爲司空。今依隋書及通鑑改。

雄貴寵特盛。與高熲。盧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

士朝野傾屬帝陰忌之以爲司空實奪之權雄乃杜門不通賓客。

冬十二月詔定雅樂。

帝踐阼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爲宮。（一律之中自備五音。皆以宮聲爲首。）各用七聲（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祗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爲十二均。（七音之外。又有五均。共成十二律。）八十四調（每律七音立一調共成此數）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編懸鐘磬例皆有八。七音用七。更立其一。故以爲應聲。）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一千二百黍爲黃鐘之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

十二律旋相爲宮乃鍾呂自然之理未聞專用一宮可以備六成者何妥本不精樂律祇思沮抑譯夔希冀巧合以飾其短然隋文躬爲倡導亟亟正雅樂不亦誣世且自誣乎

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說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恥不逮。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韶夏。皇夏。誠夏。需夏。肆夏。二舞。文舞。武舞。登歌。升歌堂上。房內帝自作地厚天高二曲。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修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及虞世

轉移薄俗不實政是圖而置榻廳廊與病民雜處刺史何可爲乎其去惠不知政治又不知實壞幾何腐儒無識斷爲盛事與捫籥扣槃何異

基字茂世，茲之子。參定。

以辛公義（隴西狄道人）爲岷州（西魏置，今屬鞏昌府）刺史。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庚戌 十年，春二月，以李德林爲湖州刺史。

德林恃才好勝。同列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數。與蘇威異議。高熲常助威。上多從威議。初。帝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高阿那肱店。店人訴本高氏彊奪民田所爲。威因奏德林誣罔自入。上由是惡之。德林又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侍郎陳茂言德林父實終于校書。上益銜之。陳茂。河東猗氏人。虞慶則等奉使關東還。奏鄉正專理詞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帝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爲不可。然始置即停。朝成暮毀。非帝王設法之義。自今羣臣于律令輒欲改張。願陛下即以軍法從事。不然紛紜不已。帝怒。大詬曰。爾欲以我爲王莽邪。面數其罪。出爲湖州刺史。已而德林轉懷州。病死。懷州。隋以河內郡置。今河南懷慶府是。殺楚州隋以山陽郡爲楚州。今江南淮安府是。參軍李君才于殿內。

帝性猜忌。不說學。旣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殿廷捶人。揮楚不甚。卽命斬之。高熲柳彧等諫。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帝不懌。乃令殿內去杖。後李君才言帝寵高熲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因復置杖。未幾怒甚。又于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元魏之末。兵制有六坊。北齊爲六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

馭新定之民當以鎮靜爲要徒取辨于五教之誦是不能化俗適足滋擾當時文獘之爲害若此

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

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不役其身。取其庸。即正法。至六十。并除其庸。

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于是越州隋以會稽郡置。今浙江紹興府是。高智慧。蘇州隋以吳郡置。今爲府。屬江南。沈元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詔遣楊素討之。素將濟江。使麥鐵杖戴束藁。夜浮渡江。覘賊。還而復往。爲賊所擒。遣兵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麥鐵杖字孟才。始興人。素帥舟師。自揚子津今日揚子橋。在揚州府江都縣南。入擊賊。元懀敗走。

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子總管[裨將猶言小總管也]來護兒[來氏商支孫食采于郲因以爲氏後去邑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走保閩越[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于海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歎厚賜其家史萬歲京兆杜陵人]素追智慧泛海奄至泉州[唐置今爲府屬福建此云泉州者史臣追敘之詞]賊衆皆散素分兵追捕賊黨執送智慧斬之江南遂定

番禺[隋分南海置今縣與南海俱爲廣州府治]夷反遣給事郎[隋官階正八品上]裴矩討平之以馮盎爲高州刺史洗氏爲譙國夫人

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

中流矢死。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軍事。又詔裴矩巡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擊斬仲宣別將。進至南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盎會三藏等合擊仲宣。仲宣衆潰。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彀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爲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定。上以矩爲民部侍郎。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冊洗氏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先是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逗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及賊平。詔赦暄罪。拜刺史。）

辛亥 十一年春二月。以劉曠爲莒州（後周置。治東莞。今沂州府沂水縣是。今莒州。金大定中置。）刺史。

平鄉魏置今屬順德府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

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熲薦之故有是命

辛巳晦日食

秋八月殺滕王瓚字恒生帝母弟

初帝微時與瓚不協帝爲周相瓚恐爲家禍陰欲圖帝

其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亦與獨孤后不平帝命出

之瓚不可至是從幸栗園在長安南遇鴆暴死

壬子十二年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字長仁柔之子除

名

何妥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與妥議樂復不

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

十餘年反爲昨暮兒言夔生之晚。所屈邪。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主弘李同和等共爲朋黨。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人。自周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命復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又爲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爲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嘗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郎茂字蔚之。恆山新市人。

壬申晦。日食。

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駁。罪同論異。故有是命。

冬十二月以楊素爲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楊素性踈辯高下在心雖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于熲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則不如熲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爲宰相及素爲僕射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曰熲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

古制不能復於後世亦其勢使然仲舒限田之說且難見諸施行况隋季離亂徹之後乎恤地少人衆但以均田裕衣食貧者未聞而富者先困適足以病民耳且古者八口授田百畝

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詔免河北河東功（兵受田。計畝爲功。以其所出修器械備糗糧。）調（丁出調。注見前）減田租。

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于廊廡。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曰。寧積于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遣使均田。

時天下戸口歲增。京輔及三河（河東河南河北）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癸丑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故址在今鳳翔府麟遊縣西天台山上。）

而隋民每丁所得纔五之一饘粥不贍尚何望家給人足之有

詔楊素營仁壽宮于岐州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彝名倫以字行。隆之之子。爲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推填坑谷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十五年三月。宮成。帝幸之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爲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恐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素薦德彝于帝。遂遷內史舍人。

禁藏讖緯。

秋七月戊辰晦。日食。

詔議明堂制度。

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樣。重簷複道。五房四達。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諸儒議久不決。乃罷。

突厥突利可汗。莫何可汗之子。請婚許之。

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爲詩。叙陳亡以自寄。詩言余本皇家女。飄流入虜廷。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之句。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扇惑都藍可汗。先是突厥莫何可汗死。兄子雍虞閭立。是爲都藍可汗。頗爲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之。内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即莫何可汗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遂譖公主于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即達頭可汗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

與爲婚終當叛去今若尚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爲邊扞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七月突利來逆女帝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度斤卽都斤山舊沙鉢畧所居。

甲寅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

協律郎祖孝孫范陽人。從陳陽山梁郡今廣東連州是。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由是

舊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于是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先是。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帝令造諸樂器。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竟寢不行。及是新樂成。寶常聞之。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

六月。始給公卿以下職田。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扶風人。以為官司出舉興生。謂出錢舉貸。興利生息。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于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關中旱饑。秋八月。帝如洛陽。

救荒無善策唯本周官散利薄征之意實力措施庶不致轉徙溝壑耳隋文乃使關中就食洛陽與梁惠移民移粟何異至扶助負擔之是乘輿濟人好行小惠何足稱乎

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食殆將一期八月帥民就食于洛陽敕斥候不得驅廹男女參廁于仗衛之閒遇扶老攜幼者輙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冬閏十月詔高仁英齊武成帝第六子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

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絶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叔寶常侍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見啓在牀下猶未開封誠可笑也

劉氏友益曰歷敘三族而不及宇文氏非以盡滅其族乎綱目言外之意深矣

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

賁坐民饑閉糶除名。皇太子爲言賁有佐命功，不可棄。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此輩行詐，顧命于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昉謀爲逆，譯爲巫蠱。自爲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死于家。

乙卯 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于泰山。

以歲旱謝愆咎也。禮如南郊。三月還宮。

夏六月，鑿底柱。注見前。

焚相州所貢綾文布于朝堂。

秋七月納言蘇威免。威以十四年七月爲納言。尋復其位

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

許詐。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

太甚。從己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冬十月以韋世康洸之兄。爲荊州總管。

世康和靜謙恕。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

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

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

并揚益荊。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爲之。

丙辰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己丑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蠻。南寧。本漢建寧郡。晉改寧州。梁頁後曰南寧。今雲南曲靖府是。蠻。通鑑作羌。胡三省曰。南寧爨蠻。非羌也。今從其說改。平之。

初梁睿平王謙。夷獠皆附。唯南寧州酋帥爨震爨。夷姓。東爨曰烏蠻。西爨曰白蠻。不服。睿上疏乞因平蜀之衆略定之。帝未之許。至是。乃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在今姚安府姚州南。漢書地理志越巂郡青蛉。應劭曰。有青蛉水在西。東入江。即此。過諸葛亮紀功碑。背有銘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仆其碑而進。度西洱河。即葉榆水。洱見前。入渠濫川。在大理府境。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其酋長爨翫入朝。翫賂萬歲。萬歲捨之。已而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萬歲于是除名。

桂州梁置今廣西桂林府是亂遣軍討平之以令狐熙字長熙整之子爲總管。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以夷越數反以令狐熙爲桂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于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寄治于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焉

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故有是詔于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能守法爲懦弱又以

盜一錢一瓜皆抵死而行旅之戒心如故是峻法固不足以遏奸徒見其濫刑耳趙綽彼時未聞一言匡弼而於來曠辛亶之死竟嘵爭執其意不過市恩沽直非眞能贊欽恤而底明允者也

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乃爲停之。帝曉節用法益峻。不復依準科律。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徒囚。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閤。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酒。及二金盃。曠因免死。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常衣緋褌。帝以爲厭蠱。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臣。不可殺亶。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賞賜萬

訃與大理卿薛冑俱名平恕然冑原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趙綽字元方河東人掌固官名臺省寺監皆有之

夏四月頒新歷

初張賓歷既行劉孝孫廣平人及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並言其失賓方有寵劉暉附之斥罷孝孫等後賓卒孝孫復上其事詔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輿櫬詣闕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妥妥言其善使與張冑元渤海蓚人校賓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驗而冑元所刻妙中孝孫驗亦過半于是上引孝孫冑元等親勞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歷帝不懌又罷之孝孫尋卒已而楊素牛弘

等復薦胄元歷術帝令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與胄元辨析之暉一無所荅胄元通者五十四拜太史令令參定新術至是歷成頒之暉等除名

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

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并州總管奢侈好內其妃進毒妃崔氏弘度女性妬因俊好內于瓜中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況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卒不許久之俊疾不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業作訓垂範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慚怖疾益篤遂卒帝哭之數聲而已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二

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帝從之。國遂除。

冬十二月。殺魯公虞慶則。

先是。桂州人李世賢反。帝遣虞慶則討之。時諸將數人請行。帝顧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恐懼請行。慶則以婦弟趙什住為長史。什住通于慶則愛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及慶則平桂州。還至臨桂嶺。在潭州。今湖南長沙府是。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得其人。攻不可拔。什住入奏事。因告慶則謀反。按驗坐死。拜什住為柱國。將宜陽公王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孝諧因上變。告世積嘗令道人相其面。有惡言。世積坐誅。以孝諧為上大將軍。

吐谷渾弒其可汗世伏。夸呂之子。

先是吐谷渾夸呂可汗死。子世伏立，遣獻方物。帝以光化公主妻之。至是國內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遣使陳謝，且請依俗尚主。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戊午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將兵討之。劉友益曰：隋伐高麗始此。

先是高麗王湯卒。湯，位宮之後，開皇初，封高麗王。及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爲拒守之計。帝賜璽書責之。會病卒。位宮事具前。子元嗣。帝使拜爲遼東王。至是元帥靺鞨靺鞨即古肅愼氏，注見前。萬餘人寇遼西。營州注見前。總管韋冲字世冲，洸之弟。擊走之。帝聞而大怒，以漢王諒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高熲爲諒長史。已而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饋運不繼，軍中饑疫，元亦遣使謝罪，子是罷兵。臨渝關，即今山海關，在永平府臨榆縣。

夏。五月。禁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者

獨孤后之弟延州西魏置今陝西延安府是刺史陁有婢事猫鬼。能使之殺人。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上意陁所爲。令高熲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陁夫婦皆賜死。后爲之請曰。陁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爲妾身。敢請其命。陁弟整亦詣闕求哀。于是免陁死。詔自今有犯者投四裔。

己未十九年。春二月。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都藍可汗。未至。都藍擊突利可汗。敗之。夏四月。突利來奔。諸軍遂破都藍及達頭部。

先是突厥都藍可汗聞突利可汗尚主。賜賚優厚。怒曰。

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乎于是朝貢遂絕亟掠邊鄙突利伺知輒遣奏聞至是突利奏都藍欲攻大同城（在今吳喇忒旗故天德軍城西南唐書地理志天德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大同城也）詔以漢王諒爲元帥高熲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字貴公華陰人）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玷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在今大同府西北）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紿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爲左勳衞驃

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熲使柱國趙仲卿。洛陽人剛之子。將兵三千爲前鋒。與突厥兵。都藍戰。大破之。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于是更爲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

秋八月。除左僕射高熲名。

獨孤后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沒宮中得

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苦諫帝告之故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解還宮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熲父客甚親禮之至是聞熲謂巳為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熲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會帝令選東宮衛士入上臺熲奏曰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太子左右何須壯士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熲子表仁娶太子女故帝以此言防之熲夫人卒后請為之娶帝告之熲謝曰臣今已老退朝惟齋居讀佛經而已納室非所願也帝乃止既而愛妾生男帝聞之喜后不悅曰陛下尚復信高熲邪始陛下欲為熲娶而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矣帝由是疎熲伐遼之役帝以漢王諒年少專委軍事于熲諒所言多

不用其術之。及還。泣言于后曰。兒幸免爲高熲所殺。帝聞之。彌不平。

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于熲得之。有司奏熲與世積交通。賀若弼、宇文弻字公輔。洛陽人。弻古弼字。薛胄、斛律孝卿、太安人。柳述字業隆。解人。機之子。等。明熲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熲遂坐免。以齊公就第。頃之。熲國令隋制。王公國皆有令尉。言熲子表仁謂熲曰。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囚熲鞫之。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熲。天下其謂我何。于是除名爲民。熲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熲由是常恐禍變。至是歡然無恨色。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于帝曰。楊素麄疎。蘇威怯懦。可付社稷。唯高熲耳。帝初然之。及熲得罪。帝深責之。善憂懼而卒。元善。魏侍中乂之孫。

九月以牛弘為吏部尚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名構，以字行，渤海人。）鑑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于斯為最。

冬十月，以突厥突利為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處之朔州。

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帝命長孫晟于朔州築大利城（在今歸化城西）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晟奏請徙五原（注見前），以河為固，于夏、勝之間（夏州魏置，故城在今榆林府懷遠縣。勝州隋置，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東西至河，南北四

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帝從之。又令趙仲卿屯兵二萬。爲啓民防達頭等。十二月。帝遣楊素史萬歲等分道擊都藍。未出塞。都藍爲其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帝從之。降者甚衆。明年四月。步迦犯塞。詔晉王廣等擊之。史萬歲出塞。與虜遇。虜問將爲誰。候騎報曰。史萬歲也。步迦懼而引去。萬歲馳追。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而還。

辛酉 二十一年。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

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

冬十月。廢太子勇爲庶人。

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素節儉。而勇服用侈靡。嘗飾蜀鎧。帝

廣覬儲王已矯飾希寵隋文不覺墮其術中而獨孤之愛廣惡勇則以勇寵昭訓而多男廣使後庭不育子隱中其矯嫉險刻之心遂使儲位中移國祚不享隋之天下亡於廣而實亡於獨孤然隋文受制婦人綱常不振殆亦自亡而已耳

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于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帝與后愛廣特異諸子。廣自揚州入朝。將還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

東宮恒畜盛怒欲加鴆毒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于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問計于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字惠伯）。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

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公兄弟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所欲不行每切齒于執政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哉今太子失愛于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矣約然之約遂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阿麼廣小字大孝愛睍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帝廢立帝使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芥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廣又令段達武威姑臧人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于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

收達因勝威告之。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于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旻嘗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之。題云勿令人見。帝乃執旻。十月。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于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爲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遂詔元旻。唐令則。鄒文騰等。誅戮有差。

移勇于內史省。賞楊素物三千段。初。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乃于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爲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至是。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嚮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惟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爲無理。然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慄。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殺太平公史萬歲。

萬歲伐突厥還。楊素忌之。奏寢其功。會廢太子。萬歲方與將士在朝堂稱寃。帝問萬歲何在。素曰。謁東宮矣。帝以爲然召之。既見帝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帝大怒。命左右撲蒲角反擊也。殺之。既而追之不及。天下共寃惜之。

十一月。立晉王廣爲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廣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許之。以宇文述爲左衛率。郭衍字彥文。太原介休人。爲左監門率。亦豫奪宗之謀也。帝囚故太子勇于東宮。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寃。廣遏之不得聞。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于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

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元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杲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房彥謙。字孝冲。淸河繹幕人。元齡。名喬。以字行。杜杲。字子暉。杜陵人。如晦。字克明。

禁毀佛天尊及神像。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故有是詔。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帝弟整之子。入朝。

智積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以王伽河間章武人。爲雍漢縣。唐改鳳翔。今爲陝西鳳翔府治令。

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

流囚本皆罪人。援卒亦奉公。遣王伽矯情干譽。遂爲唐時縱囚者所濫觴。歐陽

修書論惜未能及此

南陸北陸日道自有常行而晷刻隨之以好言禨祥而貢諛荒悖若此與再中郤行何異工役加課其妄更不待言

至榮陽詣門。師抑首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謂送護之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郤。（謂或前或郤不如期至）吾當爲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其何遠哉。乃擢伽爲雍令。

辛酉　仁壽元年。春正月。改元。

先是太史令袁充（字德符。君正之子。）表稱隋興以後晝日漸長。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開皇元年冬至之景。

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于舊三寸七分。謹案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爲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二月。乙卯朔。日食。

夏。六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廢太學及州縣學。改國子爲太學。

詔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劉炫字光國。河間景城人。上表切諫。不聽。尋改國子爲太學。

冬。十一月。祀南郊。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僞造而獻者不可勝計。散騎侍郎王劭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歌謠讖緯。捃摭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賞賜優洽。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至是郊祀板文備述以報謝云

以馮盎爲漢陽本成州。大業初改郡。唐仍爲州。今階州成縣是。考漢陽郡置于大業。此云漢陽者。史臣追敘之文。太守

潮成。潮州隋改陳瀛州置。今爲府。屬廣東。成州梁置。隋後改封州。今肇慶府封川縣是。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討之。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壬戌二年春三月突厥入寇楊素擊破走之。

突厥思力俟斤（思力。人名。俟斤。突厥大臣之稱。俟。渠之反。）等南渡河大掠啓民人畜而去行軍元帥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

秋八月皇后獨孤氏崩。

后崩太子對帝及宮人哀慟絶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冬閏十月詔修定五禮。

詔楊素蘇威與牛弘等修之。

蕭吉既習擇地之術乃聽逆子之言謀害君父非亂臣賊子而何秉史筆者所當深惡而痛絕之顧曲為稱述且若豔其前知者然可謂好奇而不衷於理矣

葬獻皇后。徐昭文考證。獻上漏文字。考隋書高祖紀仁壽二年冬閏月葬獻皇后于泰陵並無文字蓋文為高祖之謚煬帝即位後始以后從高祖謚稱曰文獻猶後漢之稱光烈明德諸后是也葬時高祖現存安得即以其謚加之綱目一本隋書並非有漏考證自誤。

帝令上儀同三司蕭吉。字文休梁長沙王懿之孫。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三千卜世二百帝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然竟從吉言。吉退告人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今卜山陵令我早立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然太子得政隋必亡矣吾前紿云三千者三十也二百者二傳也汝其識之

十二月。廢蜀王秀為庶人除治書侍御史柳彧名配懷遠鎮。唐書地理志營州有懷遠鎮。營州治柳城注見前。

先是詔徵益州總管蜀王秀還京師。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在益州

頗奢僭。爾晉王廣爲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其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帝遂徵秀還。及是秀至。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帝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于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慶氏。齊大夫慶父之後。以字爲氏。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于市。以謝百姓。乃命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帝及漢王姓名。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并作檄文。置秀集中。以聞。帝曰。天下寧有是耶。乃廢秀爲庶人。幽之內侍省。秀嘗從治書侍御史栁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文博。博陵人。好學能文。著治道集十卷行于世。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以夙憾。素嘗以小

譴送臺命或治之或據案坐也素于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
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曰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
爲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
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
誠也于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
王耳肅至帝面論而罷之 貝州後周置今廣平府淸河縣是裴肅字神封侯之子張衡字建平河內人

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楊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兄弟諸父並爲尚書列卿諸子位至柱國
刺史廣營資產家僮數千妓妾亦數千第宅華侈制擬宮禁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
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大理卿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上封事
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今楊

EAST ASIAN LIBRARY

素幸遇（謂寵幸知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帝乃釋之其後帝亦寖疏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爲伊州（隋置今河南府嵩縣是。）刺史于是吏部尚書柳述遂益用事參掌機密素深惡

十二

癸亥三年秋。龍門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獻策。不報。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

EAST ASIAN LIBRARY

之囮（五戈反。囮媒也。）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考隋書王通無傳。其行事畧見唐書王績王勃傳。績。通之弟。勃。通之孫也。通鑑所載。多採于中說。文中子世家。然據中說所初魏徵杜淹皆通弟子。隋書為徵奉敕所撰。何竟不為通立傳。或曰。王績嘗持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授陳叔達。欲上史館。時長孫無忌不悅學。叔達弟叔恬嘗糾無忌。淹又與無忌有隙。故其書遂不得上。宋龍川陳氏又曰。房魏諸公雖嘗往來河汾。而師友之義實未成。且智又不足以盡知其道。故當時朝論有所不及。說或然歟。並錄之以備考。）

突厥啓民可汗歸國。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鐵勒別部。在獨洛河北。）等十餘部。皆叛降于啓民。步迦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于是盡有步迦之衆。

甲子　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壽宮。

秋七月。太子廣弒帝于大寶殿（在仁壽宮）。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

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考隋書元巖傳巖爲蜀王秀長史開皇十三年卒此侍疾者或又是一元巖）皆入閤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宮人悞送帝所。帝覽而大恚。帝所寵宣華陳夫人（陳高宗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爲敕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

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陳夫人聞變。戰慄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盒。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爲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明日。發喪即位。會楊約自伊州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凶問。追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除述。巖。名徙之嶺南。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

貶許善心爲給事中。

此宋人書法之謬前綱止云散騎常侍此當增礼部四字貶字始可解

袁充奏。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以爲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宇文述素惡善心。

諷御史劾之左遷降品二等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

諒有寵于高祖爲并州總管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乃言于高祖以突厥方彊宜修武備于是繕治器械招集私人殆將數萬諮議參軍王頍（苦委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畧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及高祖崩帝即位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刻玉爲符作麟形并揚益三總管用後惟東西兩都留守用之）令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晉陽唱言楊素反將誅之遣諸將分道四出（余公理出太谷綦良出滏口劉建出）

高歡侯景之事

井陘。喬鍾葵出雁門。太谷，隋縣，今屬山西太原府。署兵曹裴文安為柱國，與紇單貴、紇單，姓；貴，名。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冪莫狄反。䍦，通作羃䍦，帷帽，婦人著之以蔽面及身，後其製漸短，名曰蓋頭。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頗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帝以楊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帥眾討諒。素先以五千騎襲蒲州，紇單貴敗走，王聃以城降。綦良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河陰。公理逆戰，祥擊敗之，進趣黎陽，良軍不戰而潰。喬鍾葵攻代州，總管李景拒守月餘，帝遣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鍾葵悉眾以拒，義臣擊破之。黎州，後周置，治黎陽，今衛輝府濬縣是。史祥，字世休，寧之子。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楊義臣，代人，本姓尉遲，父崇與突厥戰死，高祖以其死節，賜姓楊氏。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十萬，屯據高壁。嶺名，在平陽府靈石縣東南。上

有韓信墓。亦名韓信嶺。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在平陽府霍州東南。即古太岳。今為中鎮。緣崖谷而進。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斃。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阻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頍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頍自殺。羣臣奏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

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代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

EAST ASIAN LIBRARY

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冬十月。葬泰陵。在乾州武功縣西南。

史臣曰。高祖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乘茲機運。遂遷周鼎。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于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開皇二十年間。天下晏如也。然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愈煽。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聽妬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付託失所。滅父子之道。開兄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根。墳土未乾。子孫爲戮。惜哉。

十一月。帝如洛陽。

章仇太翼。章仇。本章氏。因避仇。遂加仇爲章仇。太翼字協昭。河間人。後賜姓盧氏。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通鑑作酉命。考隋書煬帝紀。開皇元年。立爲晉王。時年十三。是年。歲在辛丑。是則煬帝乃己酉生。非酉命也。通鑑有誤。但己丑亦非木命。太翼傳不載其事。未知綱目何據。雍州爲破

木之衡。雍州酉位。故曰破木。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

帝以爲然。遂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塹龍門。注見前。達上洛。注亦見前。以置關防。

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注見前。汲郡。隋置。唐改衛州。今河南衛輝府是。抵臨淸關。在衛輝新鄉縣東北。今日臨淸鎮。度河至浚儀。漢縣。故城在今開封府祥符縣。襄城。注見前。達于上洛以置關防。

陳叔寶卒。贈長城公。諡曰煬。

以洛陽爲東京。大業五年。又改東京爲東都。

煬帝

乙丑 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

廢諸州總管府。

立晉王昭爲皇太子。

二月。以楊素爲尚書令。

敕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彩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并州有功者。立于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詔。賜賚有差。以素爲尚書令。

詔天下公除。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公事。

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

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

詔楊素營東京。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敕將作大匠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在今河南府宜陽縣西南。北跨洛濱。南接皁澗。跨

江嶺之間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
禽奇獸。以實苑囿。
開通濟渠。注。卽莨蕩渠。注見前。引汴水。莨蕩渠南出爲汴水。今汴水故道已爲黃河所奪。開邗溝。注亦見前。置離宮。造龍舟。
詔曰。古者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
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遂命尙書右丞皇甫議。發丁百
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在開封府汜水縣東北。水經注。河水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
于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
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
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吏督役嚴急。

役丁死者什四五。

夏。四月。劉方京兆長安人。大破林邑。注見前。還卒于師。

先是。羣臣有言林邑多珍寶者。乃命劉方爲驩州漢九眞郡。隋置驩州。今爲安南國地。寰宇記。州南至環王國。十日程。環王。卽林邑也。道行軍總管經畧林邑。至是。方出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在占城國北。唐時林邑改號環王。後徙國于占。更號占城。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僞北。林邑逐之。象多顛躓。以弩射之。象却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南越志。日南郡西有屠夷國。馬援至其地。立二銅柱。以表漢界。南八日至其國都。梵志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爲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

踵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于道

五月築西苑（在洛陽縣西亦名芳華苑）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迂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于馬上奏之

秋七月廢滕王綸（字斌籀瓚之子）衛王集（字文會爽之子）徙之邊郡綸集俱于開皇中嗣爵綸以父瓚故（瓚被酖事見前）每不自安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及帝即位。與集時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咒詛。除名徙邊。

八月帝如江都。

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有漾綵朱鳥蒼螭白虎元武飛羽青鳧凌波五樓道場元壇板艙黃篾等名。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其漾綵以上九千餘人。謂之殿腳。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有平乘青龍艨艟艚䑠艇舸等名。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

至百羣。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棄埋之。

契丹寇營州。遣謁者（隋書百官志。大業初。改內史省通事舍人爲謁者。）韋雲起（京兆萬年人。）以突厥兵討平之。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發騎二萬。授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突厥官名。）犯約。斬以徇。于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相猜忌。雲起旣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洩事實者斬。契丹不爲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甚衆。以女子及產畜之半賜

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擢爲治書侍御史。

鐵勒叛西突厥。自立爲莫何可汗。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爲莫何可汗處羅侯所虜。事具前。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爲鐵勒所困。鐵勒。匈奴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忌薛延陀。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于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爲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與處羅戰。屢敗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丙寅二年春二月新作輿服儀衛

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字桂林妥兄子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皮弁以漆紗為之大抵務為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注見前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于地時人或稱以為瑞

夏四月還東京

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以上文官乘車在朝并服佩玉武官馬加珂螺屬生海中其色白用為勒飾戴幘巾幘起于秦服袴褶騎服也

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陳尚書裴忌之子）裴矩參掌選事。而與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任意）

太子昭卒。

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不許。拜請無數。昭體素肥。因致疾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也。

楚公楊素死

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爲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

八月。封孫倓爲燕王。侗爲越王。侑爲代王。

皆元德太子昭之子也。

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

置洛口倉于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置回洛倉于洛陽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窖皆容八千石。

徵天下散樂

初，齊高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及高祖受禪，牛弘定樂，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于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課京兆、河南製其衣，錦綵爲空。帝多製艷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始建進士科。隋書、北史俱無建立進士科之文。惟唐書楊綰傳云：進士起于隋大業中，然亦不言年月。故通鑑不載。綱目以設科之始，特爲增入，但紀于太子昭卒之下，楊素卒之前，未知何據。考煬帝紀，大業二年七月甲戌，太子昭薨；乙亥，楊素薨。兩日相連，恐其閒無暇建科取士也。今因改輯于是年之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八

隋

煬帝

丁卯 大業三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

正月朔旦。大陳文物。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大悅。

三月。殺故長寧王儼（故太子勇之子）及其弟七人。

初。雲定興（故太子勇昵雲氏之父）坐媚事太子勇。與妻子俱沒官為奴婢。及帝即位。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營造。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述大喜。兄事之。薦使監造兵器。因謂之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

為長寧兄弟未死耳。定與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請處分。帝然之。乃鴆殺長寧王儼。及其七弟。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詔頒新律。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于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牛弘問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芥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夏商尚質。至周文勝。已難如夏商之舊。諸運會使然。尚執省官省事之說。有案不須重校覆治。則舞文弄法者乘之矣。不揣澄清吏治之本。但知是古非今。自詭寬政者。徒養奸耳。

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改州爲郡。

更定官制。

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置殿内省與尚書門下内史秘書爲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謁者臺掌受詔申奏司隸臺掌諸巡察與御史爲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爲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府廢伯子男爵。

六月詔爲高祖建别廟。

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許善心等奏請爲太祖高祖各立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

長孫晟欲示諸蕃威重未

從迭毀之法。帝謂柳䛒字顧言，惔之孫。䛒與辯同。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乃詔為高祖建別廟，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帝北巡，次榆林郡。即勝州。注見前。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車駕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過雁門，本代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為州，隸山西。太守邱和洛陽人獻食甚精。至馬邑，即朔州。注見前。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即定州。注亦見前。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恐啓民驚懼，先遣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酋長咸集。晟欲令啓民為除草示諸

賞不可以禮諭之乃設香草詭詞肆其口給殊失誠待遠人之道

郡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于是發榆林北境東達于薊開爲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帝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秋七月築長城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隋書地理志定襄郡大利縣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歸化城西北蘇威諫不聽明年七月復發丁男二十餘萬築之自榆谷而東榆谷注見前

殺太常卿高熲尚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若弼

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熲諫不聽退謂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宇文弼私謂熲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爲人所奏帝以爲誹謗朝政皆殺之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熲所薦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免內史令蕭琮僕射蘇威官

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與賀若弼善弼既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于家未幾卒蘇威以

諫築長城故亦坐免。

八月帝至金河。在古雲內州東南西流入黃河。雲內廢州在今吳喇忒旗。幸啓民可汗帳。

車駕發榆林。泝金河。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絶。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倐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諸胡驚以爲神。帝幸啓民廬帳。啓民捧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予甚厚。帝還至太原。營晉陽宮。遂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至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留宴三日。乃還東都。濟源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

隋書地理志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蓋統內外疆域而言茲謂從西傾以去縱橫將三萬里其詞未免夸大然由彼時惟訪自商胡非由測步安足爲實據哉

冬十月以裴矩爲黃門侍郎經畧西域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三萬里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西傾即禹貢西傾一名強臺山在今鞏昌府洮州西南延袤千里外跨諸羌燉煌西海伊吾高昌鄯善注俱見前矩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于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至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

戊辰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渠即今衛河亦曰御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蘇門山東北流合淇漳洹諸水逕直隸山東之大名東昌河間諸府縣至天津府會白河入海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即古少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羊頭山。東南流逕岳陽沁水陽城諸縣界至河內懷慶府武陟縣入黃河。考沁水本自入河。此言引沁達河。蓋引渠入沁以達于河也。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二月。西突厥入貢。

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母向氏。本中國人。開皇末入朝。處羅之父泥利死。向氏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勤。與俱入朝。遂留長安。至是裴矩在燉煌。聞處羅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帝煬帝遣謁者崔君肅紀作崔毅。齎詔往諭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責之曰。突厥中分為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莫能相滅。今啓民舉其部落。卑躬折節。入臣天子。欲借兵大國。共滅可汗。天子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夫人為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

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爲墟乎。處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後處羅爲其酋長射匱所襲。大敗東走。帝遣裴矩與向氏馳至玉門關招之。遂入朝。帝待以殊禮。使將五百騎。常從巡幸。賜號曷娑那可汗。

三月。倭國即今日本國在東海中。有五畿七道。三島。小國數十。皆服屬焉。入貢。倭王姓阿每。名目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蠻夷書無禮者。勿奏。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泛海至倭國。其王迎清相見。與語大悅。遣使隨清來貢方物。

帝如五原。遂巡長城。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

轉向所觸而發。

夏四月齊王長史柳謇之字公正解人有罪除名

初元德太子卒齊王暕字世朏帝次子次當爲嗣帝爲之妙選僚屬以柳謇之爲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鍾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暕寵遇日隆驕恣不法私納柳氏女樂平公主嘗言柳氏女美帝久未答主以進暕帝知之不悅樂平公主周天元后也又違制擯伊闕令皇甫詡入宮又與妃姊元氏婦通暕妃韋氏早卒與妃姊通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言當爲皇后且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得立乃陰挾左道爲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暕左右數人賜元氏婦死王府僚皆斥謇之亦坐除名暕自是恩寵日衰

冬十月。赤土扶南別種。即今暹羅入貢。

帝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屯田。工部屬。主事。流外吏職。常駿請使赤土。帝大悅。令賫詔往賜其王。駿泛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曰僧祇城其王姓瞿曇氏。名富利多塞。居處器用窮極珍麗。遣子入貢。

己巳五年。春三月。帝巡河右。河西武威諸郡。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先是裴矩說鐵勒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遣使求救。帝遣將迎之。吐谷渾畏隋兵盛。不敢降。帥衆奔雪山。胡三省曰。此蜀西之雪山也。考元和志。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柘縣故城在今四川龍安府疊溪營。其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盡皆置郡縣鎮戍。並是帝

西巡。將復擊吐谷渾。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眞山。在今青海西北 詔大將軍張定和字處謙萬年人等追討。皆爲所殺。惟衛尉卿劉權字世略京兆人虜千餘戶而還。帝至燕支山。注見前。高昌王麴伯雅金城人。其父嘉爲國人所立。嘉死。伯雅嗣伊吾吐屯設突厥監伊吾官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于道左。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衣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屯設獻地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治伏俟城。在今青海西。河源治赤水城。在今青海南。鄯善即鄯善故國。在今安西府燉煌縣西。且末即且末故國。在今燉煌縣西南。等郡。讁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鎭河源。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裴矩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帝嘗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守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

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及將西巡。先命裴矩說
高昌。伊吾等國。啗以厚利。使來覲。于是至者雲集。然所
置郡縣。在塞外者既多。自西京遞北。轉輸
歲鉅億計。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是冬。車駕東
還。行經大斗拔谷。山在今甘州山丹縣南。山路隘險。風雪晦冥。士卒
多凍餒死。妃嬪或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冬十二月。以裴蘊為御史大夫。

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多脫漏戶口。奏令閱實。若
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
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四萬。口六十四萬。帝謂百
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擢
授御史大夫。蘊善伺帝意。所欲罪者。則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自後大小之獄。皆付蘊
輕重皆出其口。

目爲誹謗而高熲殺誣爲悖逆而道衡殺實則殺道衡怒其掊熲而殺熲報其誅麗華也爲妖色之故展轉仇其臣固不獨空梁燕泥之忌才耳

殺司隸大夫薛道衡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嘗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詩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將罪之。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庚午 六年。春正月。盜入建國門。

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讀作花。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于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于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酒食店者。悉令邀入醉飽。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市人慙不能答。豐都市。東都之東市也。南曰大同。北曰通遠。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及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無效高祖空自勤苦為也。帝臨朝凝重。發言可觀。而內存聲色。日於苑中盛陳酒饌。敕燕王倓。梁公蕭鉅。千牛左右宇文晶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酒酣殽亂。靡所不至。蕭鉅。琮弟之子。宇文晶。慶之孫。

遣兵攻流求今日琉球。在東海島中。直福建省。殺其王。虜其衆以歸。

先是帝遣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至流求國而還。至是復遣寬招撫流求不從乃命虎賁郎將陳稜字長威盧江人。發兵泛海擊之斬其王渴刺兜虜其民以歸。

三月帝如江都

除榆林太守張衡名以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姓支氏父收。從母更嫁王氏因冒其姓。領江都宮監。

初帝營汾陽宮。在今山西忻州靜樂縣管涔山上。山有天池宮環之。張衡進諫帝意不平。謂侍臣曰。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出爲榆林太守。已復敕督江都宮役衡閔薛道衡之死以爲枉。楊元感素之子。奏之。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除名爲民。以世充領

江都宮監。世充性譎詐。有口辯。帝數幸江都。能伺候顏色爲阿諛。由是有寵。

冬。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

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弘弟弼。嘗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

穿江南河。卽今南運河。自杭州達鎭江府。入大江。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會稽也。

辛未　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唐書地里志薊縣有故隋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

先是帝幸啓民帳時。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以見帝。帝納裴矩言。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

腰下生蛆其人常以久死安能立水中不息且僅云什三四乎史官張大其詞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雖然廣之罪其實浮於紂矣

初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使者還語高麗王元入朝久之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至是遂下詔討高麗帝御龍舟入永濟渠赴涿敕幽州總管元弘嗣洛陽人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內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前注見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山東河南大水

漂沒三十餘郡

冬十月底柱崩。

偃河逆流數十里、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小車也。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始相聚為盜。鄒平見前。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此山東之長白山也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跨鄒平淄川章邱諸縣界。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

淚死歌。以相煽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本德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為州。屬濟南府。東有豆子䴚即今鹹水沽。在天津府東南。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于其旁。喜俠。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北人謂異姓長親為阿舅。猶言長者也。賊。漳南隋縣。宋省。故城在今東昌府恩縣。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膂力過人。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為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辭。縣令怒笞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在東昌府恩縣西北。中為盜。時鄃注見前。人張金稱。聚衆河曲。唐書作河渚。清河之渚也。清河。即今衞河。蓨注見前。人高士達。聚衆清河。此清河郡也。注見前。自稱東海公。往來剽掠。獨不入建德閭。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收其家屬

殺之。建德已至河間。聞難亡歸。士達頃之。安祖為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傾身接物。人爭附之。（胡三省曰。竇建德始此。）

壬申　八年。夏六月。帝至遼東。（即漢襄平城。注見前。）攻城不克。

先是。遣諸軍分道擊高麗。（帝徵合水令庾質問之。質曰。事機在速。緩則無功。陛下親行。戰或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將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亦曰。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勒諸軍速發。勢必可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兵糧必竭。非上策也。帝皆不聽。合水。隋縣。宋改安化。今為甘肅慶陽府治。庾質字行修。季才之子。段文振北海人。）左十二軍出鏤方（漢縣。今為朝鮮國地。）樂浪（漢郡。注見前。）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漢縣。故城在今朝鮮國平壤府西南。黏女兼反。蟬。應劭曰。音提。）襄平等道。總集平壤。（高麗所都。注見前。）凡一百一十三萬人。餽運者倍之。連營漸進。御營六軍後

發。首尾亘千餘里。至是諸軍度遼水。注見前。敗高麗兵。遂圍遼東。帥至遼水。高麗兵阻水拒守。隋不得濟。將軍麥鐵杖自請爲前鋒。造浮橋以濟師。橋未成。距東岸丈餘。鐵杖躍而登戰死。諸軍接橋繼進。高麗兵大敗。遂乘勝進圍遼東城。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麴伯雅。觀戰處以懼之。命尚書衛文昇撫其遼東嬰民。建置郡縣。衛文昇名元。以字行。洛陽人。

固守。帝命諸軍攻之。久不下。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至是。遼東固守。帝命諸將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城中輒請降。諸將不敢赴。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

將軍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秋。七月。宇文述等九軍。大敗于薩水。一名清川江。亦曰大寧江。在今朝鮮國安州城東。西南流入海。而還。

來護兒帥江淮水軍由海道至高麗。去平壤六十里。敗

一日夜行四百五十里與
度遼三十萬及還惟二千
餘皆記載者過甚之辭此
固由師老糧盡猝爲敵乘

高麗兵乘勝入其城遇伏大敗而還宇文述于仲文字次
武實之子辛世雄衞文昇等九人分出諸道會于鴨綠水部今
鴨綠江在吉林烏喇南源出長白山西南流與朝鮮分界至鳳凰城東南入海通典江即古馬訾水也高麗恃
此爲天險西人馬皆給百日糧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米
麥者斬士卒皆于幕中掘坑埋之纔及中路糧已將盡
高麗軍見隋兵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
中七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三十里而營高麗又遣
使詐降曰若旋師當奉高元朝行在述等以糧盡而平
壤城堅勢難猝敗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
諸軍皆潰將士奔還一日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
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惟二千七

所致然究其僨轅之由皆以將多而事權不一兵衆而紀律不齊是以一潰不可復止如九節度之于河陽苻秦之於淝水皆同一覆轍耳

軍行信賞必罰猶恐不能集事宇文述等覆軍之將除名已難蔽罪況重以私愛復官將誰知有師律邪

百八資械蕩盡帝大怒械繫述等而還

九月帝還東都誅慰撫使劉士龍諸將皆除名

宇文述素有寵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先是于仲文受密旨若高元及其大臣乙支文德來者必擒之會文德來詐降仲文將執之士龍不可遂聽其還已而仲文又遣騎追文德被誘至薩水軍盡疲故及于敗

尋復宇文述官爵詔曰兵糧不繼乃軍吏失于支料非述罪也于仲文憂恚發病未幾卒

山東大旱

殺張衡

衡既放廢帝每令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

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癸酉九年春正月。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果。

命代王侑留守西京。

以刑部尙書衞文昇輔之。

靈武白瑜娑兵起。

賊帥白瑜娑刦牧馬。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賊。

三月。濟陰注見前。孟海公起兵據周橋。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

海公衆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後海公爲竇建德所擒。

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字長榮。太原人。諫曰。千鈞之弩。

不爲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命民

部尚書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輔侗守東都。

齊郡（即齊州。注見前。）丞張須陁（閿鄉人。）擊王薄等。破之。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本青州。大業初改郡。今山東青州府是。）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本瀛州。大業初改郡。今爲府。屬直隸。）格謙。勃海（本滄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爲州。屬天津府。）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與賊戰輒敗。唯須陁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邱（隋縣。今屬濟南府。）須陁擊之。賊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陁未暇集兵。帥五騎與戰。賊圍之百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乘勢擊破之。郭方預

等合兵攻陷北海。須陁曰。賊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倍道進擊。又破之。歷城人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陣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以矟承之。揭以畧陳。賊莫敢近。須陁引置左右。每戰須陁先登。士信為副。

夏六月。楚公楊元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元感驍勇便騎射。喜賓客。蒲山公李密。字元邃。一字法主。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畧。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元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由是元感與為深交。元感時或侮密。密曰。若決機兩陳之間。暗嗚叱咤。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策。公不如密。元感

笑而服之。胡三省曰李密事始此。素恃功驕倨。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及素死。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元感知之。內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作亂。至是帝命元感于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爲逗遛。欲令諸軍乏食。弟郎將元縱、萬石並從幸遼東。元感潛召之。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爲人所執。斬于涿郡。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趨平壤。元感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元感入黎陽。大索男夫。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于倉所。以懷義爲衛州刺史。時已改州爲郡。元感仍稱州。示不用朝命也。元務本爲黎州刺史。河內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元感謂曰。獨

密爲元感畫策以入薊爲上取長安爲次及提兵經營大業柴孝和勸以早定關中徐洪客勸以先取獨夫又皆不能自決若唐高祖初舉事即定入關之計據險養威卒能混一區宇所見同而所用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夫肆虐。陷身絕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振古無比。公之兄弟。青紫交映。豈意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元感殺之。游元。字楚客。明根之子。元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也。舟人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何如。衆皆踴躍。乃勒兵分部。唐禕逃歸河內。先是。元感陰遣召李密及弟元挺。密至。元感大喜。元感問計于密。密曰。天子遠在遼外。公出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都城所在。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速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大勢去矣。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取之先足動其心。且經城不攻。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計也。遂引兵向洛陽。遣元挺將千人爲

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為備元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元挺踰邙山南入元感自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代人將兵五千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聞喜人將兵八千拒元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于元感元感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富貴非所圖也今不顧族滅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感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自効者日以千數元感盡銳攻城樊子蓋拒守元感不能克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冢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元感屢破之衆至十萬文昇

衆寡不敵死傷且盡。猶進與元感決戰。會元挺中流矢
死。元感軍少却。

帝引軍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楊元感。

先是。帝度遼水。遣諸將擊高麗。攻遼東城。久不拔。帝遣
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于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
攻之。又作八輪車樓。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元感
反書至。帝大懼。引蘇威入。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
曰。元感粗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帝又聞
達官子弟皆在元感所。益憂之。夜召諸將使引軍還。資
械委棄。衆心恟懼。無復部分。高麗覺之。然疑其詐。經三日乃出兵追躡。終不敢逼。
帝遣宇文述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元感。來護兒至東

衆。聞元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猶癬疥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廻軍。護兒使其子馳驛奏聞。時帝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其子至甚悅

秋七月。餘杭劉元進兵起。

帝發三吳兵征高麗。兵多亡命。聞元進舉事。至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

楊元感引兵趣潼關。八月。宇文述等追之。元感敗死。殺其黨與三萬餘人。

元感欲稱尊號。李密曰。今雖頻捷。而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

智積討縻之策頗能協機宜明宸濠之叛王守仁設疑兵於豐城以綴其東下蓋亦師其意也

乃亟欲自尊乎。元感笑而止。元感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專任李密。密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屈突通等引軍屯河陽。李子雄渤海蓨人謂元感曰。通若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衞失援。元感然之。樊子蓋知其謀。數出擊營。元感不得往。通遂濟河。元感分爲兩軍。西拒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元感軍屢敗。子雄勸元感直取關中開永豐倉。在華陰縣東北。亦曰渭水倉。以號召三輔。元感遂引兵而西。元感至弘農。太守蔡王智積曰。元感欲直取關中。此計若成。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元感軍至。智積登城詈之。元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軍事貴速。今追兵將至。安可稽留。元感不從。攻三日不拔。乃西行。宇文述。屈突通。衞文昇。來護兒等追及之于閿鄉。元感一日三敗。乃與十餘騎奔上洛。自度不免。

命弟積善斫殺之。帝使大理卿鄭善果等至東都鞫元感黨與，謂曰：元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不欲人多，多則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示後。由是殺三萬餘人。元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至是凡受米者皆坑之。元感所善文士王胄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王胄字承基，[illegible]之孫。

以唐公李淵為弘化留守。本慶州，大業初改郡。今甘肅慶陽府是。

帝以弘化留守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斛斯政與楊元感通謀。從帝征高麗時，懼事泄，亡奔高麗。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為留守。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胡三省曰：唐高祖事始此。

吳郡朱爕晉陵（注見前。）管崇兵起。

爕爲崑山縣博士。（爕本還俗道人。涉歷經史。頗知兵法。）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趨之如歸。崇隱居常熟。（梁縣。今屬蘇州府。）羣盜相與奉之。帝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屯兵揚子。崇遣人襲破之。收其器械軍資。衆至十萬。

冬。十月。遣將軍吐萬緒（吐萬。代北複姓。緒字長緒。鮮卑人。）擊劉元進。十二月。破之。管崇敗死。詔徵緒還。遣王世充代將。元進爕皆敗死。

爕崇共迎元進爲主。據吳郡。稱天子。帝遣吐萬緒魚俱羅（下邳人。）渡江擊破之。元進結柵拒緒。與爕崇等連營百餘里。緒又破之。斬崇。然百姓從亂者益衆。敗散而復聚。

勢益熾緒以士卒疲敝請待來春進討帝不悅魚俱羅
亦以賊難驟平潛迎諸子于洛帝怒斬俱羅徵緒詣行
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討元進頻戰皆
捷元進敗死餘衆降散世充與降者約以不殺散者
聞之歸首略盡世充悉坑之
凡三萬餘人由是餘黨
復聚爲盜勢日益熾

杜伏威起兵掠江淮

章邱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俱亡命爲盜伏威年十六
勇冠賊中共推爲主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爲盜伏威使
公祏謂之曰我與君勢分力弱恐
不足敵隋若合而爲一則敵之有餘矣君能爲主吾伏
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相就海潮懼即帥衆降之
威轉掠淮南校尉宗顥討之伏威引入葦中因風縱火
顥衆皆燒死

甲戌十年，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三月，帝如涿郡。秋七月，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

詔復徵天下兵伐高麗，百道俱進。三月，帝發高陽，士卒在道亡者相繼。七月，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敝。來護兒至卑奢城，亦曰卑沙城，又曰沙卑城。在今奉天府海城縣境。自東萊浮海道趣高麗之平壤者必先由此。高麗舉兵迎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八月，帝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冬十月，還西京。

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

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爲意。劉炫獨以爲不可，作撫夷論以制之。至是其言始驗。殺斛斯政，烹其肉，使百官噉之。佞者或噉之至飽。

十一月，祀南郊，大風。有事于南郊，帝不齋于次。詰旦備法駕至郎行禮。是日大風。一獻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離石注見前。胡劉苗王兵起。

苗王劉淵之裔也。起兵旬月，衆至數萬。時汲郡王德仁亦起兵據林慮山，衆數萬。後德仁歸王世充。林慮山注見前。

十二月，齊郡孟讓兵掠盱眙，王世充擊破之。

讓寇掠至盱眙，衆十餘萬。王世充羸兵示弱，民皆結堡自固。賊無所掠，漸饑，分兵轉掠南方。世充伺其弛備，出

擊大破之。讓遁去。

以張須陁爲河南討捕大使。

齊郡賊帥左孝友擁衆十萬。須陁討降之。威振東夏。故有是命。涿郡賊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陁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大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于是須陁僞遁。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潛至其栅。栅門閉。二人超而升。殺數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三十餘栅。明月聞之。奔還。須陁回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轉掠河南。後爲王世充所殺。　秦叔寶。名瓊。以字顯。歷城人。

乙亥　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

帝好讀書著述。自爲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蒱博鷹狗。皆爲新書。無不精洽。共成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

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即柳䛒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三萬七千餘卷。納于東都修文殿。又寫副本。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于觀文殿爲書室十四間。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帝幸書室。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厨扉皆開。帝出。則垂閉如故。

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

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後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刀兒爲竇建德所殺。

殺郕公李渾。穆之子。夷其族。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及是有方士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李姓。帝以郕公李渾宗

族彊盛。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數與渾等屏人私語。宇文述故怨渾。先是穆卒。孫筠當襲爵。渾殺之。而求援于述。得紹封。許歲奉國賦之半。後不與。述大恨之。遣郎將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等雜治。不得狀。述誘敏妻爲表。誣渾欲因度遼襲御營。立敏爲天子。持入奏之。遂殺渾敏及其宗族。敏妻亦鴆死。

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

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于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

夏。四月。帝如汾陽宮。

以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以淵承制黜陟討捕羣盜。淵擊賊帥毋端兒破之。尋又擊降敬盤陀等。

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啓民之子。入寇帝入鴈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

初突厥啓民可汗死帝立其子咄吉世為始畢可汗。裴矩以始畢部衆漸盛。請拜其弟叱吉設為南面可汗以分其勢。叱吉設不敢受。始畢聞而慙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有智謀。矩誘殺之。始畢由是不朝。至是帝巡北邊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突厥引騎急攻矢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杲帝第三子。而泣。目盡腫。乃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又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有官以

必增益由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又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虜太宗事始此帝遣間使求救于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帝遣騎追躡得老弱二千餘而還

冬十月帝還東都

帝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平楊元感殺人尚少也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以為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帝性吝官賞初平楊元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自正六品遞降一階將士守雁門者萬七

十人。至是得勳者纔千五百人。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無勳者。四戰進一階。又議伐高麗。由是將士憤怨。

詔江都更造龍舟。

楊玄感之亂。龍舟皆焚。詔更造數千艘。制度更大于舊。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漢縣。今揚州府泰州是。

子通先依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與杜伏威合。已而反襲伏威。伏威敗而復振。子通奔海陵。收兵得二萬人。

城父朱粲兵起。

粲始爲縣佐史。從軍亡命。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

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轉掠荊沔以南。

丙子　十二年。楚主林士弘太平元年。　春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

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三月。宴羣臣于西苑。

上巳。帝與羣臣飲于西苑水上。命學士采古水事七十二。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能成音曲。是春。築毗陵宮于郡東南。周十二里。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毗陵。注見前。

夏五月丙戌朔。日食既。

是夏。帝于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百斛。夜出遊山。放之

威諫築長城及言天下多盜狀殊不愧老臣忠懇乃至委蛇不振自辱於宇文化及李密王世充輩則晩節掃地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矣

光遍巖谷。

除納言蘇威名。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不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隋縣今屬開封府 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頃之。帝問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玆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猶言老兵也多奸。以賊脅我。蘊知帝意。遣人奏威昔典選濫授人官。案

驗獄成詔除名為民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江都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屬吏朝臣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杖殺之遂啓行命越王侗等總留後事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于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

又斬之。

冬十月許公宇文述死。

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于東宮帝寵昵之及即位以爲太僕少卿從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既而釋之賜述爲奴述卒帝復以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

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陁擊之敗死。

楊元感之敗李密被獲既而亡命樊子蓋鎖送密及王仲伯等詣高陽密等悉出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付公幸用相瘞使者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喧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至魏郡飲防守者皆醉密遂逸去往依郝孝德及王薄皆不之禮密困乏變姓名曰劉智遠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

去韋城隋縣元省故城在今衞輝府濬縣翟讓爲東都胡三省注當作東郡東郡本滑州大業初改郡今滑縣是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即破械出之讓遂亡命于瓦崗在滑縣東爲羣盜同郡單雄信唐書作曹州濟陰人驍健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漢縣故城在今曹州府荷澤縣徐世勣字懋功入唐賜姓李氏避太宗諱更名勣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于公與勣皆爲鄉里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本宋州大業初改郡今河南歸德府是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從之往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既亡命往來諸賊帥間說以取

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讓悅。密說讓取天下。讓遜謝不敢當。有李元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元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莫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旣與密遇。遂委身事之。考隋書五行志。桃李子歌謠作鴻鵠繞陽山。宛轉花林裏。言李密自陽城山而來也。與此不同。今并附錄。已而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密因說讓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于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陁爲滎陽通守以討之。須陁戰死。讓素爲須陁所敗。聞其來。懼欲避去。密止之。分千餘人伏林間。須陁至。讓戰不利。須陁乘之。密發伏掩其後。與

讓及徐世勣主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詔以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代領其衆。徙鎭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讓從此別矣。遂東歸。而密獨西行。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

十二月。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

士弘擁衆十餘萬。北自九江。本江州。大業初改郡。今江西九江府是。南及番禺。注見前。皆爲所有。

以李淵爲太原留守。擊甄翟兒。魏刀兒別將亦號歷山飛。破之。

甄翟兒攻太原。將軍潘長文戰死。詔以淵爲太原留守。

以郎將王威高君雅副之。將兵討甄翟兒。遇于雀鼠谷。在今汾州府介休縣西南。水經注。汾水南經雀鼠谷上。戴山阜。下臨絕𡺇。俗亦謂之魯般橋。淵衆纔

數千。賊圍數匝。淵子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于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注見前。詔罷義臣兵。

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盜賊。匿不以聞。由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

義臣討張金稱。堅壁不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易之。義臣乃約明日與戰。而潛遣精騎伺金稱出營。即入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遁去。清河郡丞楊善會擒殺之。高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悉以兵授建德。會涿郡通守郭絢將兵來討。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詐降于絢。即襲殺之。金稱餘黨。俱歸建德。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無如義臣者。不如避之。然後伺間出擊。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兵與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會。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

矜大。禍其至矣。未幾。義臣果破士達。斬之。兵皆潰。建德與百騎亡去。襲破饒陽。收兵還平原。為士達發喪。兵復大振。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多有以城降者。軍益盛。勝兵至十餘萬人。楊善會。字敬仁。華陰人。郭絢。河東安邑人。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請付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詰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帝至江都。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

倉廩本以爲民。隋氏儲畜不爲不多。乃不以救民困。而轉以資盜糧。如羅藝劉武周薛舉之徒。既藉此激怒其衆。而李密之起以興洛。唐祖之王以永豐。坐使隋文數十年會計心力。一朝都蕩。非千古炯鑒乎。

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煮土而食之。甚至自相食。而官倉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爲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遣江都通守王世充擊河間格謙斬之。謙黨高開道滄州陽信人。收其衆掠燕地。

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䴚。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虎賁郎將羅藝字子延。京兆雲陽人。起兵涿郡。

初帝謀伐高麗。器械資儲。皆積于涿郡。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不能拒。惟藝破賊甚多。將作亂。先激怒其衆曰。

吾輩討賊素有功。城中倉庫山積而留守官不肯散施。將何以勸將士。衆皆憤怨。遂殺郡丞起兵。柳城注見懷遠前。即懷遠鎮。並歸之。藝自稱幽州總管。

丁丑　十三年。恭帝侑義寧元年。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年。魏公李密元年。定楊可汗劉武周天興元年。梁師都永隆元年。秦王薛舉秦興元年。梁王蕭銑鳴鳳元年。是歲。幷楚凡八國。春。正月。光祿大夫陳稜討杜伏威。敗績。

先是。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將宿衛精兵討之。往往克捷。至是。稜討伏威。堅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大破之。遂據歷陽。自稱總管。分徇郡縣。所至輒下。伏威常選死士五千人寵遇甚厚。有攻戰。令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輒殺之。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

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竇建德稱長樂王。

建德爲壇于樂壽。本漢樂成隋更名明省故城在今河間府獻縣稱長樂王。

魯郡徐圓朗兵起。

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瑯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人。

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河間景城人。朔方郎將梁師都夏州人。各據郡起兵。

武周驍勇任俠。太守王仁恭字元實上邽人。厚遇之。使將親兵屯閤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懼事泄。謀亂。乃與郡中豪傑斬仁恭。開倉賑貧。收兵萬餘人。遣使附突厥。師都

亦殺郡丞。據郡附突厥。

翟讓李密據興洛倉。即洛口倉。在鞏縣。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公。畧取河南諸郡。

李密說翟讓襲興洛倉。密曰。洛口倉多積粟。若襲取以賑貧乏。百萬之衆。一朝可得。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選驍悍。天下不足定也。讓曰。此英雄之畧。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乃與密共襲興洛倉據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越王侗遣郎將劉長恭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而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密讓大破之。威聲益振。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長恭使陳于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六隊陳于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意輕之。讓先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死者什五六。石子河在鞏縣東南。即古石泉水也。亦謂之玉仙河。讓于是推密爲主。號魏公。稱元年。

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拜讓司徒單雄信徐世勣皆大將軍。于是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衆至數十萬乃廣築洛口城居之。遣將畧地。河南郡縣多附。

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

武周取汾陽宮。獲隋宮人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遣以狼頭纛。立爲定楊可汗。武周即皇帝位。改元。

武周圍鴈門。郡丞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流涕。哀動左右。被圍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梁師都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

師都畧定雕陰隋郡。今陝西綏德州是。弘化。注見前。延安。本延州。大業初改郡。

今陝西延安府是。諸郡。即皇帝位。國號梁。始畢亦遺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迦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地。即河套。攻破鹽州郡。本西魏鹽州、大業初改郡。唐仍爲州。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即花馬池營也。

流人郭子和蒲城人。起兵榆林。突厥以爲屋利設。突厥俗。謂別部典兵者。曰屋利設。

子和自稱永樂王。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以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爲屋利設。子和後降唐。賜姓李氏。

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金城人。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

舉驍勇絕倫。家貲巨萬。交結豪傑。雄于西邊。金城令郝瑗募兵數千。使舉將之。以討羣盜。舉與其子仁杲及同

黨十三人刦瑗發兵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賊帥宗羅睺羌酋鍾利俗各擁衆歸之。舉兵大振。以仁杲爲齊王。少子仁越爲晉王。羅睺爲興王。未幾。盡得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

李密攻東都。入其郛。

密以孟讓爲總管。使夜帥步騎入東都外郭燒掠。時裴仁基以虎牢降密。密以爲上柱國。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國。密又得秦叔寶及程齩金。皆以爲驃騎。羅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爲總管。使各統所部。程齩金後更名知節。東阿人。遣讓與仁基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率衆屯回洛倉。攻偃師、金墉。皆不克。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燃

布以饗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分兵爲九營以備密。汝陰淮陽（注俱見前）降密。密復據回洛倉。段達等出兵拒之。敗走。密遂移檄郡縣。數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詞也。君彥珽之子。工文辭。薛道衡嘗薦之于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帝即位。尤疾之。謫宿城令。君彥恒鬱鬱思亂。李密據回洛倉。君彥往歸之。密引爲上客。宿城隋縣。故城在今泰安府東平州。）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都。奏曰。李密圍逼東都。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至此。帝乃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自後人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

沉審。特爲帝所親愛。鬻官賣獄。其門如市。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嫻吏務。密爲指畫。諂順帝意。故世基寵益隆。而隋政益敝。皆德彝所爲也。

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初。淵娶于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隋東宮官。千牛。刀名。柴紹。字嗣昌。臨汾人。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晉陽宮監裴寂。字元眞。蒲州人。晉陽令劉文靜字肇仁。武功人。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陰與計大事。文靜曰。今

天下大亂。羣盜萬數。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知淵與裴寂有舊。乃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由是款狎。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等將兵拒之。不利。恐幷獲罪。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愼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

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帝以淵等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及早定計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悲使馳驛赦淵。淵謀稍緩。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 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及是文靜謂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耳。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

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禀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洛陽人劉弘基池陽人各募兵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柴紹于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字信世并州文水人曰順德弘基皆背征謂出征而背叛逃亡者三侍隋制左右翊衛府有親侍勳侍武侍之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宮城外自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司馬劉政會滑州胙城

人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于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東都遣兵擊李密大破之密退屯洛口

帝命將軍龐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密使翟讓守洛口裴仁基守回洛而自帥兵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密曰此誠上策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我兵皆山東人誰肯西入諸將皆出于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遂不果會密爲流矢所中越王侗使

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與戰。大破之。乃棄回洛奔洛口。

已而密帥衆向東都。大戰于平樂園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

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

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淵從之。自爲手啓遣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

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于時事不得不爾旣而突厥遣使至太原以馬千匹爲互市淵止市其半軍士請以私錢市之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耳淵乃遣劉文靜報之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藉之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

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時軍士新集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民大悅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

之曰汝指野鳥爲鸞前事具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

淵開倉賑貧應募者日衆淵分爲三軍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淵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唐儉（字茂約晉陽人邕之子）溫大雅（字彥弘并州人）爲記室大雅與弟大有（字彥將）共掌機密武士彠爲鎧曹劉政會及崔善爲（貝州武城人）張道源（名河以字行太原人）爲戶曹姜謩（上邽人）爲司功參軍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不害之孫）爲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熾之

孫。及王長諧。高平人。姜寶誼。天水人。陽屯。爲左右統軍。以世
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
爲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
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

秋。七月。李淵引兵至霍邑。本後漢永安縣。隋更名。今平陽府霍州是。代王侑遣
郎將宋老生。將軍屈突通。將兵拒之。

李淵以子元吉。留守晉陽。帥甲士三萬西行。誓衆移檄。
諭以尊立代王之意。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屯霍邑。大
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劉文靜
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
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淵以書招李密。密恃
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
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

密自恃兵彊蓋爲盟主與
子陽井底蛙相類乃光武
以正辭折公孫應高以遜

詞驕元遼其用意不同而駕馭英雄之術則先後一揆耳

太宗初應定興之募年甫弱冠即爲設旗旗鉦鼓之令以倡先聲未數年復定先入咸陽大計而一時宿時無能及者智足以料敵斷足以成功破疑英姿殊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不如早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徐議之耳。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雨久不止。淵中軍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尚彊。未易猝下。李密姧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内實相猜。彼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巳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何以自全。建

成亦以爲然淵不從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于外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雨既霽淵趣霍邑與宋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淵至霍邑恐宋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于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乃引兵進使建成世民以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率兵三萬出戰淵與建成陳于城東世民陳于城南淵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出其背老生兵敗投塹劉弘基就斬之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皆肉薄而登遂克之軍吏疑奴應

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何有等差。並宜從本勳授。勞賞霍邑吏民關中軍士欲歸者。皆授五品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故失人心。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于用兵乎。

段志元。臨淄人。

武威司馬李軌字處則。姑臧人。起兵河西。自稱涼王。

軌家富任俠。薛舉起兵河西。軌與同郡豪傑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為人所虜。不如相與併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為然。遂共推軌為主。軌乃結豪民及諸胡起兵。稱河西大涼王。同事者欲殺隋官分其貲。軌曰。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乃止。薛舉遣將擊軌。與軌將李贇戰敗。沒。贇欲盡坑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為我有。若其無成。坑之何益。乃縱之。未幾。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注見前。

舉稱帝。立其子仁杲爲太子。遣仁杲將兵取天水。徙都之。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才畧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

涿郡留守薛世雄字世英。汾陰人。徙關中。擊李密。竇建德襲破之。遂圍河間。

世雄行至河間。建德士衆懼。皆南遁。聲言還入豆子䴚。世雄以爲畏已。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帥敢死士二百餘人先行。令餘衆續發。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大霧。咫尺不辨。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前擊之。世雄遁歸涿郡。慙恚

而死。建德遂圍河間。

八月。李淵克臨汾。本平陽。大業初更名。今山西平陽府治是。絳郡。注見前。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本夏陽縣。隋更名。今屬陝西同州府。

淵克絳郡。得通守陳叔達。字子聰。陳高宗之子。禮而用之。至龍門。注見前。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馬二千至。淵喜曰。兵少馬多。君將命之功也。河東戶曹任瓌。說淵自梁山。注見前。濟河。指韓城。然後鼓行而進。據永豐倉。以規長安。淵悅。以瓌為招討大使。先說韓城。下之。

九月。以江都婦女配將士。

驍果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乃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

恣將士所取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若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先是武陽本魏州大業初改郡今直隸大名府是郡丞元寶藏以郡降密密以爲魏州總管寶藏使其客魏徵爲啓謝密密以徵爲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爲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用之魏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至是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于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

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容竟不出，莫知所之。

王世充、韋霽（世康之子）等救東都，合擊李密于洛口。

王世充等帥兵赴東都。越王侗使劉長恭、龐玉等帥兵，與世充等合擊李密于洛口，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爲密所獲。密厚禮，欲降之。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羅網，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爲密將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營門，翟讓殺之。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密攻之。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撫之一無離叛。城陷，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殺之。馮慈明字無佚，長樂人。張季珣，京兆人。）

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

先是，馮翊（本漢左馮翊地，魏曰馮翊郡，大業初改馮翊郡，今陝西同州府是。）太守蕭造（梁宜

豐侯循之子。降于李淵。淵留兵圍屈突通于河東。自引軍西至是。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字士則。琮之兄等受其節度。世民率劉弘基等諸軍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于長春宮。淵皆禮而用之。冠氏。隋縣。今東昌府冠縣是。安養。西魏縣。唐省。故城在今襄陽縣。于志寧。字仲謐。高陵人。顏師古。名籀。以字行。之推之孫。長孫無忌。字輔機。晟之子。已而柴紹妻李氏。及淵從弟神通。各起兵以應淵。關中羣盜。悉降于淵。柴紹赴太原時。謂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起兵以應淵。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關中羣盜。皆帥衆從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先娶淵女。亦聚兵萬人。各遣使迎淵。淵使柴紹

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關中羣盜皆降淵。淵以書慰勞，使受世民節度。鄠縣注見前。段綸，文振之子。並蒲浪反，依也。

冬十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

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武威人，壽之子。郡丞骨儀本天竺人，居長安。奉代王侑乘城拒守。

淵如永豐倉勞軍賑饑，進屯馮翊。世民營于涇陽。漢涇陽縣在今平涼府境，隋開皇中徙置于廢咸陽郡，今縣是也，屬西安府。勝兵九萬。李氏將兵萬餘會世民，與柴紹各置募府，號娘子軍。隰城尉房元齡謁世民于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隰城，漢縣，晉移置茲氏，唐改西河，今汾州府汾陽縣是。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本漢古扶風，魏置岐州，大業初改郡，今陜西鳳翔府是。有衆六萬，南渡渭水。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注見前。軍

令嚴整，秋毫不犯。遣使曰淵，請期日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上兵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此漢長安城，在今西安府西北。延安、上郡、本敷州。大業初改郡。今陝西鄜州是。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巖之孫。起兵巴陵。注見前。自稱梁王。

巴陵校尉董景珍，鄱陽人。雷世猛、旅帥大業中改都督為旅帥。鄭文秀、徐德基、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為眾所服。羅川令隋書煬帝紀作羅縣令。羅漢縣也。唐省。故城在今湖

南長沙府湘陰縣。蕭銑。梁室之後。請奉之。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召募得數千人。自稱梁王。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

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眾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于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閣下。泣拜而去。淵還舍于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數之。餘無所問。馬邑郡丞

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舍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畧。其舅韓擒虎每曰。可與言將帥之畧者。獨此子耳。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

李密誘翟讓殺之。

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爲大冢宰。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弘曰。天子汝當自爲。汝不爲者。我當爲之。讓但大笑。不以爲意。密聞而惡之。乃與房彥藻齊郡人。等謀。置酒召讓。密曰。今日不須多人。密左右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曰。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讓許之。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麾下壯士蔡建德立侍。密與讓較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并殺弘儒信。徐世勣走出。爲門者斫

傷。王伯當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密乃大言
曰。與君等起義本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羣寮。今
所誅止其一家。諸軍無與也。命扶世勣置帳下。親爲傅
創。讓麾下欲散。密單騎入其營。慰止之。使世勣雄信伯
當分領其衆。讓殘忍。故死之日。無哀之者。然密將佐皆有自疑之心矣。

李淵立代王侑爲皇帝。尊帝爲太上皇。淵自爲大丞相。封
唐王。以建成爲唐王世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
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
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又以李綱爲丞相府司錄。專掌
選事。竇威字文蔚熾之子。爲司錄參軍。使定禮儀。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
不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爲今義師數萬。並在京
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苑中及六街樹爲樵。以易布

屈突通守志頗堅但以一時不自引決遂至靦顏事仇甘心盡力為千古濡忍苟活者口實慷慨殉節易從容就義難誠不刊之論

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

十二月唐王淵追謚其大父為景王虎。襄公考為元王昞。仁公夫人竇氏為穆妃

薛舉侵扶風唐王淵遣秦公世民擊敗之

舉遣其子仁杲襲破扶風悉并其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世民逆擊大破之。舉大懼。問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侍郎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事晉。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卿等耳。褚亮字希明。錢塘人。

屈突通降唐唐遣招河東通守堯君素。湯陰人。不下。

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勢日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忍相負乎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

也

刀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被虜乃留桑顯和鎭潼關而自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顯和即以城降文靜遣竇琮等與顯和追之通結陳自固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讐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降軍士執通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尙書賜爵蔣公遣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相見俱泣下通勸君素降君素曰君爲國大臣奈何負國生降更爲人作說客邪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是冬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唐唐王淵遣李孝恭張道源撫慰山南山東降附者三十餘州又遣使徇巴蜀下之 河池本南岐州大業初改郡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是蕭瑀字時文琮之弟李孝恭淵從父

兄子。

王世充襲李密。敗績。

先是。王世充與李密戰于洛北。敗績。已又戰于石子河。世充復大敗。至是。東都米斗三千。人餓死者什二三。世充謀襲倉城。密知之。世充軍士有亡降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爲。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吾久下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郝孝德王伯當孟讓勒兵分屯城側以待之。其夕。世充兵果至。伯當擊之。斬其驍將。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侗以兵七萬益之。明年正月。世充擊密于洛北。敗之。遂屯鞏北。命諸將各造浮橋度洛。前後不一。密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復大敗。密乘勝進據金墉城。擁兵三十萬。陳于北邙。南逼上

春門越王侗使段達韋津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反走。軍潰。津死。于是偃師柏谷河陽河內俱降于密。竇建德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曰。東都未平。未可議此。